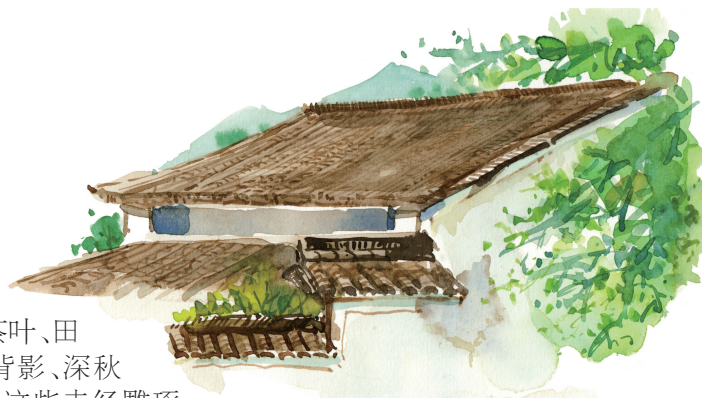


外桐坞的不刻意

本报记者 韩晓艳



出杭州萧山，沿山而行，外桐坞村就嵌在龙井茶园的浓绿里。初来此地，不见常见的古村排场：无高大牌坊、成排商铺，指示牌隐于树荫，不扰村民日常。这份从容，在不少古村急着“变现”的今天，极为难得。

如今很多古村，都面临两种局面：要么被过度包装成“网红”，要么固守陈旧渐趋萧条。外桐坞另辟蹊径，茶香、墨韵与红色过往自然交融，不张扬不刻意，养出独有的清醒与定力。

不少人知道外桐坞，因朱德委员长1954至1966年间4次到访，以这里为农情联系点，与村民话茶园、谋发展。现在的“朱德元帅纪念馆”，藏在村子深处，没有朱红大门，没有醒目标语，就是一座朴素的农家院落，墙上的老

照片、屋里的旧农具安静陈列。这里的红色记忆，没有变成生硬的标签，而是化进了茶村的日常。纪念馆边上的茶园，村民依旧用老法子悉心照料，秋冬剪枝、翻土，静待春茶萌发。没有人去编造传奇吸引游客，也没有把红色往事当成“摇钱树”。这份质朴，让来访者静下心来，感受那段岁月的真诚。

外桐坞的清醒，也见于艺术与生活的彼此成全。村子离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不远，自2007年起，陆续有艺术家驻留。他们并未打破村庄原有的样貌，而是顺着它的肌理融入。租下的老宅，不拆不毁，稍加修葺，白墙黛瓦依旧，木门吱呀声中，一边是画笔画布，一边是农具竹篮。艺术家不搞闭门造车，画室向村民敞开，路过可以看看，干完农活累了，能进来喝口茶聊聊天。如今全村有90多家艺术工作室，住着200多位艺术家，九成以上村民家中有艺术家落脚。长住于此的创作者都认同一点：不是他们用艺术点亮了村子，而是外桐坞的生活气

息滋养了他们的创作——炒茶师傅晾晒的茶叶、田间修剪茶树的背影、深秋茶垄上的白霜，这些未经雕琢的日常，才是最鲜活的素材。村民也把艺术家当自家人，炒茶师傅会送上新炒的秋茶，艺术家会教村里的孩子画茶树枝条。艺术和生活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长在了一起。

这份清醒，更在于对“慢”的坚持，对“根本”的笃定。流量时代，外桐坞没有急功近利规划，也不刻意迎合市场：茶园依古法养护，炒茶手艺代代相传，艺术家创作不赶工，村民生活从容。这种“慢”，不是落后，而是定力——正如西湖龙井醇香需四季滋养，乡村振兴亦需时间沉淀，让文化、生活、产业慢慢融合，不图一时热闹。

反观部分乡村，为“文旅振兴”跟风造艺术村、网红点：拆老建仿、驱离村民、引入外商户，本土文化破碎，只剩千篇一律的小吃与纪念品。结果往往是热闹一阵就沉寂，游客不愿再来，村民也没得到实惠。外桐坞的可贵，在于深谙乡村之魂不是“造”的，是“长”的：茶为根基，红色记忆为精神底色，艺术为养分，三者顺乡村脉络自然交融。

临走再访朱德元帅关心过的茶

园，一名正在修剪茶枝的阿姨说：“祖辈就守着这片茶山，孩子在城里工作，逢年过节必定回来帮忙。我们这儿的茶好，人也实在，住着安心。”朴实话语道破本质：外桐坞不是猎奇景点，而是有人生活、有记忆沉淀的家园。

乡村振兴，资金、资源或许不难找，但那份“不折腾”的清醒和坚守，最是难得。不刻意标榜，不刻意迎合，不刻意割裂，守住根脉，留住灵魂，让文化自然传承，生活自然继续，产业自然生长。这样的乡村，才能如这茶山深处的回响，悠远绵长。



图/勾 犇

广告

订2026年 《讽刺与幽默》 全新改版 · 全面升级



扫码立即订阅

邮局订阅(查询)电话：11185-9-2



鸣谢：本幅漫画原作者闫伟先生

声明 本报刊登的所有内容(转载部分除外)，未经本报书面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，包括但不限于纸媒、网络(含无线增值业务)等介质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和使用该产品，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凡向本报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，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全部内容：1. 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(版权)，该作品无侵犯其他任何人的权益；2. 本报有权以任何形式，编辑、修改、出版和使用该作品，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，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。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：010-65363263 举报邮箱：jubao@people.cn